



《最黑暗的時刻》——殘，而強

護理學系二年級 高子晴

領袖

「你非完人，因而堅強；你不盲從，故而睿智。」——克萊門汀·邱吉爾

我們是否應該去追求一位完美無缺的領袖？

本片用了許多角色的視角或觀點去呈現邱吉爾新任首相的時日——他的隨身打字員、妻子、政敵、國王、民眾、法國總理，甚至還有逃難中的法國百姓，以及他自己的獨處。對於這位在二十一世紀被英國人選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的政治家，本片卻在一開始就用各個視角揭露了他所有缺陷。

一開場他就罵走了剛任用的打字員，被自己的太太抱怨「他最近很擅長讓為他盡心的人發揮不出能力」，接著我們可以看見他日夜飲酒、極度情緒化、奢靡生活卻不顧家中經濟、過去政績劣跡斑斑、思緒跳躍而隨心所欲，甚至在與國王約每周見面的時間時，理所當然地為了自己的小睡時間而拒絕了對國王而言更方便的時段。他的政敵說：「他一天能想出一百個點子，其中四個很好，另外九十六個卻是瘋了。」而國王則對他直言：「你讓我害怕，因為我不知道你將會說什麼。」甚至是譴責「人民需要的是領導而非誤導。」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人，在國內政壇為了能與德國議和而對他威逼利誘時，堅守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事實上，早在戰間期由綏靖政策主導而德國尚未開戰時，他就已經像個先知一樣與國內主流唱反調了。

作為一部中規中矩的人物傳記電影，自然以這點為主軸，看他如何在同黨政敵辭職倒閣的威脅下，一步步將自己的理念走下去；如何判斷局勢，聯合海軍將敦克爾克的陸軍撤出；又如何將民意具現化使其成為自己的力量，從而聯合政敵，站穩腳步，領導英國面對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也揭露了一些家庭關係中夫妻深情、一家和睦的段落。

然而，這部電影仍然不斷在這些段落間穿插著提醒我們：他不完美。即便是在最後他於上議院演說，說服了盟友與政敵，使英國團結一心的時候，畫面還是生硬無比地切到了他的夫人滿面倦容地整裝給人畫畫像，對著鏡中的自己說：「這裡有個女人，總是付出得比她應當的還要多。」

當初在電影院看，只覺得這話沒頭沒尾，先前沒有任何提及關於畫像的事，結束前也沒有後續交代，打壞了整部電影的高潮。然而現在再看，或許這樣一個突兀的斷章正是說明了溫斯頓·邱吉爾仍然是不完美的溫斯頓·邱吉爾，他不會因為終於在政治上取得成功而成為完人，甚至就算拯救了國家也不會達成這樣的結果。這樣的斷章，將我們對領袖人物封神的情緒扼殺了。

但這樣的情緒，或許扼殺了也好吧。

畢竟正如邱吉爾夫人所言：「你非完人，因而堅強；你不盲從，故而睿智。」如果一個人追求在大眾眼中完美無缺，那麼他必然也盲從於輿論，或至少受其影響不少；而當我們渴望一位堅定睿智的領導人，我們先得接受他必然是不完美的。

政壇

「不懂得改變主意的人什麼都改變不了。」——溫斯頓·邱吉爾

政治的較量可以是為國著想衍生的理念摩擦，也可以是為了一己之私的你爭我奪。本片中的政敵看起來都是聯合起來反對甚至逼迫邱吉爾，但每個人在本質上的差距十分明顯。

主導了綏靖政策而被迫遞出辭呈的前任首相張伯倫、本該推派為新首相的哈利法克斯、作為哈利法克斯密友且無法諒解邱吉爾當年贊成愛德華八世留任的喬治六世，前兩者準備以倒閣相逼，後者則明顯表露對邱吉爾的不滿以及對前者的支持。

顯然，喬治六世在三人之中反對邱吉爾的原因是最明顯的，邱吉爾過去的政績與言論使他無法信服自己的國家交由他管理，加上與密友的交情，自然會認為議和對國家而言是最好的。他無須爭權，這個質疑雖有私情影響，但更多還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他也是這三人之中最先站到邱吉爾身側的人。

至於換邊站的契機，不過是有人勸他攜家帶眷到加拿大去避禍，甚至在那裡組建流亡政權。

「難道我命該如此？」他反問，不由得感到了憤怒。他堂堂一個海權帝國的君主，哪有這樣就得屈從的道理？若不屈從，又為什麼要急著和談？那個膽敢要他屈從的德國佬才應該被打回去才是！那個在宣戰時克服口吃，對著全國人民據實昭告「戰火將不會限於前線戰地」的國王，又一次甦醒了。

於是他夜訪邱吉爾，對他說「誰堅定信念與其一戰，我就支持誰。」邱吉爾反問：「你不怕我了嗎？」

「還是有點，但我應付得了的。」他這麼回答，接受了對方的不完美。

另一位最終被說服而站在邱吉爾身邊的，是張伯倫。張伯倫最開始對觀眾展現他對國家純粹的憂慮是他對哈利法克斯的一句「悲傷的是，我再也看不見這個國家恢復和平的樣子了。我得了癌症。」

以外交為專業的他，確實相信外交手段可以帶來的和平不該由軍事犧牲去賭，他不能理解邱吉爾為什麼寧可犧牲四千人去換三十萬人撤退，也不在這兩方都被逼到絕境之前就議和。「提前終止一場明知會輸的戰爭是一種明智。」這話說得好像有理，但邱吉爾「已入虎口，豈能跟牠講道理！」的先見之明，以及百姓願為一戰的氣魄終究說服了他。

事實上，雖然曾經批判二戰戰火是由綏靖政策釀成，但邱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對張伯倫評價非常高，他敘述了張伯倫鞠躬盡瘁的身影，在最後的時日寧可用嗎啡麻痺劇痛繼續工作，也很少從戰時內閣的辦公室中缺席。

正如《戰爭論》所言：「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透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我想，正因為他是一位優秀且為國著想的外交官，才能拋下過往的盲點與執著，不計前嫌，用生命最後一段時間與曾經的政敵一同為國奉獻。

另外，過去曾拜讀《英國文化模式溯源》，其中提到傳統上英國貴族在學校住宿期間就已結成了廣泛的同學關係，並由此加強了聯繫。他們會珍視個人間的友誼，尤其是校友關係，這確保了英國貴族即便在政治上針鋒相對，卻不至於以兵戎相見。而教育中的騎士精神也要求『政敵是政敵，私交是私交。』政治上的敵對未必導致私人間的敵視，政界的輸贏也

力求以一種騎士般的態度超然處之。這點從二十世紀這一代的政治家中確實可以見得，只要同樣是為了國家，歧見消弭了依然可以合作。

最後便是只算計著如何倒閣逼邱吉爾下台的哈利法克斯。雖然一開始是他在被提名時承認反對黨不會接受他，讓出首相提名，之後入閣卻處心積慮想找理由請辭進而發動倒閣。各種手段確實是他與張伯倫一同商量，但他執行起來卻積極許多。

正因為他心懷別的意圖，看見英王心中火焰燃起才會瞠目結舌，愣在原地；張伯倫表態支持時，也才只問得出「剛剛發生了什麼？」對於這樣的政客，邱吉爾在站穩腳根後很快就將他從戰時內閣除名，遠調華盛頓使館了。

政治

就像人總是有滿有缺，政治也不能只進不退。正如同片中邱吉爾對最終改變主意決定合作的張伯倫所言：「不懂得改變主意的人，什麼都改變不了。」

或許你會覺得困惑，邱吉爾以堅決應戰著稱，難道他不應該鼓勵堅持信念嗎？難道他只對與自己不合的意見要求改變，對自己卻是另一套說詞嗎？

不，事情並非如此。

邱吉爾可是轉了兩次黨的人，他的一生中其實都在不斷又不斷地去挑戰與質疑自己的想法，在政治理念與執行上亦然。正因如此，即便是他堅信的事物，他也會去反思。

比如他願意從一個從來沒搭過公車的貴族老頭，嘗試自己搭地鐵去西敏寺。

他看來行動是個固執的老頭，但在緊要關頭又懂得退讓。舉例來說，他不願意和談，但要是他公開宣稱不願意，那麼他就會被趕下台。一下台，他要做什麼就更不可能，於是他妥協了，讓外交部門草擬和談條件。在對方草擬的同時，他也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考慮和談真的是我的職責嗎？」一邊走訪民間，探詢民意。

他的『變』為他爭取了時間，好讓他去與民眾對談，在下議院演說，拿著鐵錚錚的民意告訴他的政敵和談行不通，從而守住了自己的『不變』。

與變與不變的選擇類同，一個政治人物該不該、能不能對他的人民說謊？

邱吉爾在戰爭初期隱瞞了節節敗退的事實，持續告訴他的人民國軍依然奮勇作戰，這樣的誤導是為了激起民眾的精神。他本人對妻子說：「過去二十年只有我一個人對民眾說真話，但是今天——老實說我軍可是節節敗退。」

當敦克爾克大撤退即將執行，而主和派步步進逼，他應對不住時，喬治六世卻告訴他：「讓人民領導你，但要告訴他們事實。」於是他坦然相告，連最壞的狀況都說了。真實與謊言竟相輔相成，這時候的事實，竟是將之前鋪陳好的戰意引燃了。

守全或許是全人類的理想，但這往往是不切實際的。主動將圓滿的理想破壞，主動使自身殘缺，在許多時候竟成了前進的路。小至從專車接送到走入街頭，大到四千條人命換三十萬的決定能不能狠下心、敢不敢說「我負全責。」

或許，拋棄守全就是一個國家的政治運作應該要認清的荊棘之途。

《最黑暗的時刻》

「沒有最終的成功，也沒有致命的失敗。最可貴的是繼續向前的勇氣。」
——溫斯頓·邱吉爾

本片簡述邱吉爾在二戰初期臨危受命任職首相至敦克爾克撤退成功，這段時間他如何克服國內政爭與戰情不利的雙重壓力。劇本說不上出彩，中規中矩，但飾演邱吉爾的蓋瑞·歐德曼演技十分驚人，劇中對當時代的氛圍營造也很不錯。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降低了畫面的彩度，營造了歷史感，以及用了許多角度別緻的鏡頭。比如法國的戰爭難民仰頭看邱吉爾訪法國總理的飛機、自迴旋梯頂向下拍等等。這是除了融合許多人物看待他的視角之外，也增加了實際意義上的『觀眾視角』多元性。

在電影的最後以黑底白字說明戰後邱吉爾落選一事與他一言：「沒有最終的成功，亦無致命的失敗。最可貴的是繼續前進的勇氣。」又一次提醒了觀眾：無需求完美，只求在保有殘缺的處境中，仍能奮勇向前。